

李副三主席
綏德分區觀感：
幹部對三三制的真義了解很不够，工作方式還是老一套，關門主義包辦作風濃厚，對於人權財權的保障做得差；警區人民亟應貧富合作辦理移民。

【本報訊】臺灣省府李副主座於一月間因事歸國，曾在來臺逗留二月餘，已於本月二十日備空返國。記者特爲專訪，承談關於錢德尊等匪感頗詳。李氏：縱指出「三三制」在臺灣實行情形：錢與吳三縣政工中心工作有新的氣象，縣黨部會議亦初具規模，「一三三制」在開始實行，惟對「三三制」的真義，了解還很不够，舊的作风依然很步轉變，幹部體質不齊，一部分土地革命時代的老幹部，工作方式還是老一套，團門主義，好辦作風濃厚，對於人際關係的培養，教導不

大了我老擔心也舒服
一再不受人欺侮了，年開荒，開闢光景是過好了，但我的一成份一還沒有變，我們革命幹出的我就爽爽利利的出，兩個政府怎麼搞的？老百姓要領要軍，我們是趁地吃飯。這話能講嗎？趙同志也是看得清清楚楚的，當年劉志丹打來的時候，一夥兒把土地都分給窮

【本市訊】日前遼甯工業局化學科，在新華化學廠召集有經驗之工人，討論利用廢渣之用途，及製酸、製藥、氯酸鉀等試驗問題，認為可利用木炭灰、藥末、煤灰、洋芋桿灰、黃泥灰等作為氯酸鉀原料，並利用散在各處之骨頭作製藥原料。聞西北火藥公司現已開始燒製，並收買土磺灰及骨頭（廢灰每斤洋兩角，骨頭每斤洋五角）。現西北火藥公司曾設於橋兒溝新華化學廠開始工作。

【本市訊】日前遼甯工業局化學科，在新華化學廠召集有經驗之工人，討論利用廢渣之用途，及製酸、製藥、氯酸鉀等試驗問題，認為可利用木炭灰、藥末、煤灰、洋芋桿灰、黃泥灰等作為氯酸鉀原料，並利用散在各處之骨頭作製藥原料。聞西北火藥公司現已開始燒製，並收買土磺灰及骨頭（廢灰每斤洋兩角，骨頭每斤洋五角）。現西北火藥公司曾設於橋兒溝新華化學廠開始工作。

劉

我認識陳慶一是九三八年，由西安徒步逃難來的時候，他是我們伙伴中的一個人。我對他的最初印象，是他很沉默，常常助旁人；當他疲乏不堪了，他會不做聲，也不允許旁人說話，來聽他故事。他做過痛苦與不滿向我洩露一句，他不會像有人那樣吹點風就嘆息冷，接近火又羨慕著，一天嚼嚼咕咕的。他不，相反他實在憎惡這些現象。

我終於說：

的 •

不久，聽說陸康要搬到我們一樓來了。不過說是因為病了的緣故，實際是來休息的。

王老漢的「成份」

蘊輝

村裏要成立農牧羊組，王老漢趕早吆喝著羊羣，趕下山來。村主任任子雲，早已擠滿了人在開會，大家正在爭論着誰家可以加入小組，誰都不能。王老漢看自己的屋裏人少，插不進脾，就在屋外牆角下，一息聲算著：「今天定要找工作團的同志，辦一番『道理』。」

開完會後，工作團的趙同志，伴着王老漢走到他家裏時，已經是上邊時分，王老漢安排趙同志坐下，就訴說：

「趙同志說：

『安撫，我並不怕人家說我是富農，只要在邊區停久了的人，誰沒有幾畝當家？比如溫世玉，是山東來的單身漢，革命時分了幾塊地，他自己勤勞，春秋開荒，兩個有二十來畝地，有婆姨，有娃娃，去年還買了一頭豬。還有高占泉兩口子，來邊區五年了，原先給人當工，兩個各有十幾塊地。前幾年邊區不要租不要稅，他們年年有存下的糧食。我老漢是民國十七年從榆林下來的，

爐邊閒話

煥南

一刻也不息，從來兒子長一後保證不再打人。但是心裏

青年劇院出演：

「延安生活素描」

【本報訊】二十一日晚，青年劇院假青年俱樂部試演「延安生活素描」。劇本是該院編劇組同志自出心裁，內容多反映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某些缺點，及某些意識上的病態現象。節目共有五個：「多情詩人」、「友誼」、「無主觀先生」、「小廣播」、「爲了寂寞的原故嗎？」劇短而深，生動潑辣，每個劇中人物，均引起觀衆之深刻注意。當演中，央視官鑑頭三風的時候，這些極有諷刺性的節目，發生的効力確實不小。

潘芝，當時與李德成投宿法院。因其年齡未滿十六歲，最近仍回廠工作。但他還是偷竊人家的肉、菜、藥……等雜物。又劉安世偷毛背心一件，工會均給他們警告，停止了他們的會籍。

賭、打、偷，這些惡習，都是瀋陽習染，由小而大的。而工會的主要缺點是沒有及時和澈底的予以糾正，也沒有把這些具體的材料，作爲教育全廠的材料。

【本報訊】甘泉民教館，在整頓中，為加強和羣衆

工

我一面聽，一面俯着燈罩看他講話的樣子，頭顱而搖動，伸着頭，他的眉毛很濃，眼裏那黑圈裏中發着光；他在思索，他像在不頻頻的腳步一鬆鬆走近，然後很吃力地發出洪亮的聲音。我想：這裡人時常會爲了不相干的事就忘記自己的。當夜很深了，我聽到他的生活，他低微的吐了口氣，無奈的擰了下頭。突然我手似的把兩手舉到我面前說：『突然又孩子，用它開闢我的路。』

隔乎和我開始喜歡他同時，有一種開話傳到我耳朵裏去，起初是說他脾氣太暴；後來因此周圍許多的人不滿意他，甚至冷淡了他。

我搖了

到反應，但

他依然十分淡淡，彷彿並不關心到自己，

林今

冰 心

讓你們裝腔吧！
讓你們的刀子和輪子，
在我底面上擦過去，
你看，我是很結實的。

讓你們把我割開來，
隨便往一塊來看一看，
我是很雪白的！

但是，
到了陽光能多給我
以溫暖的時候，
你看，我會奔騰起來，
滔滔澎湃。

志，幾乎因此日夜失眠，睡
志，幾乎因此日夜失眠，睡
志，幾乎因此日夜失眠，睡

白天呢，唐虞又在唱着無止

養雞鴨是農家的副業。豬的肚皮很大，

上是野食，

「你究竟有多少嫁，去年打了好多銀？」趙同志問。

「地嗎？不勸你說，剛陽得姓者，瞞不住良心，兩個一滿有四十畝稻，去年打二十幾石頂，除給爺兒甲飯受苦外，還僱了一個長工。」

「這府應該是富饒了。」

「吃剩飯，這就叫做剩飯，不顧畜生吃去人的，然而權閥都靠剩飯，剩飯是剩食，不顧畜生吃去人的，而且拿剩的價和剩的利息比，也不相抵。所以說：不合算。」

「為什麼不養父更不合算？現今幾個都嫁還沒有正式開支，養豬雞的公糧的，他們吃的都是剩飯。是否爲要養豬雞，所以多剩飯？也不盡然。我這院子裏沒一起火，常見鄉里，豬引到別的廚房挑四米泔水和剩飯，有時剩飯盈損，不養豬雞，不是丟了，嗎？所以說：不養更不合算。」

「奉勸各個府房，檢點一下，計算人殺下米，剩下飯，只好收拾，下飯仍可揀些，不能吃的剩飯就少了。樣樣難也是應該喂的，除吃上述剩餘外，要替他們多撙節食。」

「常見菜園邊，蔬菜滿地，雞米的雞房堆積，無人拾取。而不知這些都是個家畜的很好食料。」

十五

能植地，壯

年華似水

耕田服習調靜州。(註)
牛心未改牛顏改，
待我婦來看鐵牛。(註二)
註 1、舊經：「駕牽牛，遠服賈。」
2、我陝南門橋上有一對鐵牛，二百年前有
神童某題詩：「橋上雙鐵牛，不知何年
鑄？我是牽牛星，牽牠上天去」。不久
橋毀，牛沉沙底。民國十二年重修橋，
牛復出。現當無恙。

開戲劇。

(六)設

中央管理局 組織改變

沒等他把

臉紅了，

「徐庚——你爲什麼不多知道一點再下結論呢！唱歌是好的，妨礙了勞人，尤其是我工作，那就好了。」

我很難想象，當時我的憤慨，也許我的痛苦自來；因爲從他的眼珠上我看見了點激怒的動動。兩個人沉默了很久，我在我這時間，只想著陸康，我把他看成一個孤獨而可愛的；他滿臉充滿著熱烈的火表面接觸的却是冰；他附帶着孤寂，這孤寂就要求他一種發現，除了歌唱，他的熱情的熱流，起初目前是不容委託的。

「可是，你不覺得人與人之間的隔阂嗎？」

「這是偶然的事。人們太濫主觀了，常常不尋求了解旁人。或不相信旁人也會有痛苦。一總之，他完全懷不知道，他周圍的空氣對他都是多麼凝固和沉重。」

他走了。最後還從門上揀進笑臉來，壓落頭。……

我的兩眼，却因爲吃力，模糊得再也看不清楚他。

冬天了。我住在一處適合於我身軀的環境裏了。我離開延安到那些繁華的那些繁華工作，又恢復了寫作的生涯。這裏，

。只是比
氣質。

得那樣荒涼

是覺得怎樣整理我的生活的，我把一頓酒菜上可愛的紅色陽光的鳥克風景畫釘在牆上，還要還擺一隻帶玻璃的鏡框，裏面嵌著精巧的彩色的「希臘神話」中的插圖。我們這裏，每一個房間都有種種不同的裝飾，精緻，整潔，其於設些偽裝，摺外邊造的陳設。兩層的屋裏呢：發一塊也不濕，統統堆在地上；一條灰色條帽的棉被，永不折起，堆在床板頭；舊帽根，許多老鼠洞永遠顯現一樣，確象每一個時候進來的人；當太陽照到我的窗子上的時候，也似乎沒有照在我們窗子上那樣明亮。

我們這市上的生活是這樣：寒冷的上午，大家是在捉雞了；鴉咯咯的叫起來，響到遠處響，飛撲着，驚呼着；人們迅速回到廚房，咕嚕着，喘着氣。掛種雞的，每隻必須延長三十分鐘以上，雞才終極被證實，一隻雞來到重裏去；然後，大家唧唧的從籠籠前走過去，有一個善者，一個懶志的手被一隻因困的雞啄破，流得一大是血，他好像一點也不痛苦，他只是感到了似的從籠籠裏安心的走回來，蒼白的臉龐上浮着微笑。和當這雞籠一起，籠籠是緊緊閉了嘴，十分不安起來。一天，他恰好在我屋裏，聽着管外的鷄聲，他對我